

歌 之 夢

伍 禾

禾 伍

敬以此紀念
一民老友

伍禾



購於1946.1.12.中華門前
F.G.C.

夢之歌

伍禾作

有夢有淚之臨年自中

目 錄

浣紗女
夏娃的女兒
夜行人
鴉鵲
今夜
螃蟹
衰老
與流亡者

(1)

466341

送洛那之北平

別武昌

旅人

四月放歌

芭蕉

荒年

江干

「夢魂惜得无拘檢，
又踏楊花過謝橋。」

——小晏句。

浣紗女

蹲在柳下的跳板上，
一個浣紗的浣紗女。

紗在水面上飄，
紗上的眸子在端詳紗下的眸子。

追逐跳躍過來又跳躍過去的長風，
截髮與衣角都在追逐呀！

截髮與衣角都在追逐長風；

浣紗女的心在追逐迢遙的行人。

一片黃葉掉在靜止的水上；

浣紗女的心却掉在北征的雁子上。

一九三四，八，四，故里。

夏娃的女兒

怕昨夜已蹂躪終宵，
於今，又鵠立街頭。
是時候迢遙的音訊，
音訊從那方飄來呢？

雖有脂粉塗抹，
也未能掩飾自己的憔悴。
天上沒有星星，

路燈太使人黯淡哪！

縮回自己底手，

——
腴地。

暗恨不識風情的過路人。

眼見希望隨着輕風飄走。

默想

歸去如何向那悍媼泣訴。

一九三四，五月。

夜行人

在每一家牆腳下，
偷偷地移着腳步。

一道道短牆，

隔開了人和非人！

夜行人常常浩嘆：

「短牆是『天下第一關』！」

請路邊的柳樹莫現着鄙夷的姿態，

夜行人也是亞當夏娃的子孫！

誰願以囹圄爲家呢？

明天又要走生活的路呀！

飢餓如一根鉄棒，

打着失業的漢子夜行。

一九三五，十一，十四。

鴉鵲

黃昏又在天上飛

鴉鵲也隨着飛了

黃昏去了

明天再重來

鴉鵲明天會飛到什麼地方去呢

（在古松上潑泣？）

古松只合唱「大江東去」

楊柳於今又只剩叫人傷感的禿枝了）

鴉鵲

明天再來呀

我還是在這兒等着你

（你切莫要像繹一樣，

說來不來呀）

我明天會告訴你——

那有着黑色的瓦白色的牆壁和蒼老的窗帘的人家是什麼人的住所

我明天會告訴你——

我爲什麼這樣子的憔悴這樣子的憂鬱這樣子的雖年青而衰老

鴉鵲

明天再來呀

（切莫要像繹一樣

說來不來）

一九三四，十二，十五。

今夜

風是輕狂的，

故疆柳遂哭泣了。

沒有半點月色。

墨夜呵！

那兩顆閃灼於天邊的

碧色的星星。

我底心有如一隻鬆弛了的彈簧。

不吧！

然我是需要一點溫暖，
極少的一點也就够了。

天呵！

我底心有如今夜。

一九三四，一，五。

螃蟹岬

歸鳥從天上爬過，

兩隻翅膀

拍出了一千斤寂寞。

螃蟹岬前的迴流，

應着各人臉上的笑渦，

一朵，一朵。

「莫有人會系念我的！」

不知誰的一句話，

帶了我的眼淚

向岬石上掉落。

真的呀，

莫有人會系念着我，

（除了手杖，

而手杖又莫有像流迴一樣的笑渦。）

一九三五，四，五。金口。

衰老

月又圓了

（幾時是我的青春呢

難道在度過中年以後麼）

我常咒罵流雲

但不等咒罵的口沫乾

我却更衰老了

（衰老得有如秋草）

你說少年人該有少年人的行徑麼

噫，我向繹走了五個秋天呀

（她像一座看去很近的遠山

更行，更遠——還深）

爲牧羊人失去靜如沙漠的日子

我曾（發憤不寫情詩了）

向北國說憤慨的話語

我也熱愛過狂風

愛狂風狂暴的呼吼

（松林是狂風的家

哎，那兒已沒有我手杖的行蹤了呵）

早衰的少年人爲生活而早衰

一度月圓又一度月圓

你說少年人該有少年人的行徑

（咽着粉條灰嗎

爲小伢們揩鼻子嗎

數落葉的片數嗎）

哎

幾時是我的青春呢

難道在度過中年以後麼

一九三五，十一，廿八。油坊嶺。

與流亡者

是惦念那白雲下面的故鄉嗎，

何以貼立紀念碑前

默然終日呢？

告訴我故鄉的情況吧，流亡者！

你看：

雁子橫空。

薄寒不侵人麼，

（空氣也是凜冽的呢！）

在你認為樂土的南國？

那青色如豆的燈是溫熱的嗎，

你下宿的逆旅裡？

怕更使你涕淚縱橫啦！

還是回去伴着受難的兄弟

掙扎吧。

南國的人只能贈你以譏嘲啊！

一九三四，二月。

送洛那之北平

家人告我：

「洛那走了。」

「懷念北平——那位老處女。」

你忍棄江南的友人而去？

沒有一顆灰塵不變色，

你遺下些太叫人難奈的寂寞。

帶去了如白雲一般坦白的話語。
朋輩中再以什麼來點綴這寒夜！

且長城仍在破碎中，

哀愁的旅人的哀愁的心！

切莫使飛沙傷害了你的近視眼，

故宮的琉璃瓦也勝過綠裝書的霉味。

急盼從南來的平漢車中
憑寄一些健康的音訊。

一九三五，二，廿五，深夜。

別武昌

說是愛惜吧，

他却常是傷春悲秋的呢！

說他不愛惜吧，

他又打扮得桃紅柳綠。

於今，

我是遠離這古老的城堡而他去了呵！

再在江干眺望

漢口的燈光閃灼嗎？

或重登黃鶴樓的廢墟

去憑吊那引人懷古的遺跡嗎？

曹公已不是值得膜拜的人！

而我也不能再斜睨天上的星斗以吟哦。

夜色是太濃了！

我要登泰山的絕頂

東向高嘯。

故人都在爲我唏噓：
「你瘦削的人，
將浪跡那兒呢？」

一九三四，五月。

旅人

你攜着哀愁的篋笥以趺跣的

旅人呵！

你踟躕了嗎？

是厭倦了這修長的旅途呢，

抑是猶豫着你底去路？

且呷下這杯酒罷。

願你從此拂袖而去，

伴着西北利亞的放逐客
引吭高歌。

南非洲底駝鳥

馴服得有如羊羣。

旅人啊，

還有什麼留戀呢？

偕彼馳騁於曠野裏的天風
哭泣也是好的。

遲疑麼？

請告訴我你所眷戀的樂土吧，
旅人呵！

一九三三，十二，六，夜中。

四月放歌

望着三月已去得很遠，
還沒有看見一次燕子。

只怪

吃人飯做牛活的人太忙了，
那能埋怨年青的燕子！

是的，

我不曾埋怨過

年青的燕子，

和我不敢埋怨生活一樣。

君不見：

人們把蚯蚓的食料

填滿饑餓的肚腸。

然而，

意外的，

在四月連陰雨後的一個薄暮，

小庭院裏，

三位燕子客

翩然造訪了。

在青蛙的苦歌裡，

燕子的話語也是苦的。

我問他們：

「去年回去，

南國的媽媽是流着眼淚笑迎麼？」

而他們只吱吱的回答着令我生疎令我苦的話語。

（如梵文一樣令我生疎令我苦。）

怎麼？

當朋友們將我遺忘了的時候。

年青的燕子也同我生疎了。

是的，

年青的燕子變得和年青的伢們一樣了呵！

永遠的旅人再把什麼當作目的地呢？

將在「蒙古包」裏

或益陽棚子裡，

去尋找一曲狂放的歌聲

或忠誠的話語麼？

這年頭兒，

沙漠中的「水草田」也變成了沙漠啦！

當苦笑和眼淚都枯竭了的時候，

我羨慕能夠流着淚珠狂笑的人；

當我沒有子兒買烟捲抽的時候，

我羨慕着有一管竹烟筒的人；

但當我望着別人送我的小花籃的時候，

我是不羨慕着什麼了。

我只拉起嗓子朗誦着我的詩句：

「明知是滿籃的煩憂，

但願煩憂能將我淹死！」

一九三五，四，二一。金口留霞閣。

芭蕉

秋的旅人底寓所裏，

兩棵芭蕉綠了；

兩棵芭蕉更綠了！

待綠的芭蕉灑滿了庭院，

秋的春已去的遠遠。

村落里：

黃茆屋空剩幾根椽子。

說樸實話的鄉人，

是逃荒去了吧，

（讓瘦癯的老鼠，

餓死在自己吃剩的狗骨邊，

生着蛆，

蛆爬上滿生灰塵的神龕。）

也去的遠遠。

沒有吃的；

沒有穀種。

錢紙也沒法燒一張，
丟開了爸爸的墳墓。
如秋的旅人一樣，
望了望門扇，
流着淚珠，
往異鄉攢。
異鄉也不缺少
如自己一樣
餓寒了的大漢。

「阿彌陀佛：

我這個老不死的，

偏偏遭這大的魔難！」

兒子橫了她一眼，

望望天，

秋的春已去的遠遠。

空過了插秧的季節，

怕不又是一年的災難！

一九三五，五。十六夜。金口。

荒年

君不見：

村落里

數月斷炊烟。

去年苦乾旱，

農夫胸中憤火燒；

今年苦淫雨，

愁緒然眉梢。

衣裳破，

无布補。

觀音土，

填餓肚。

无衣，无食，

何以卒日！

慈母抱着小兒啼，

想度一條命，

願換三塊五。

吁嗟乎！

無奈瘦如柴一束，
難找一雇主。

如是我聞：

「一家常八口，
三日相繼赴黃泉。」
不是男兒無壯心，
無奈飢腸常轆轤。

老月亮，

夜夜墳頭哭新鬼。

空中无飛鳥；

地下鷄犬絕。

老嫗囉嗦不可諱；

徒呼末脚年，

抱怨不仁天。

忘記前年豐收也遭殃。

吁嗟乎，

尙何言？

一九三五，四，二三。金口。

這首詩在報上刊出不久，就接着一位朋友的信：「你爲什麼寫成『語錄體』呢？我覺得這樣的題材應該以組魯的、忿慨的文字表達出來更爲真切。你以爲如何？你這樣寫法却也有這樣的好處，讀之令人哭笑不得。」

這個朋友的意見我「以爲」很對。然我却沒有去從事改竄。這，是一件愧慰我這位朋友和自己的事！

現在，我竟以一種「哭笑不得」的心情把這首詩保存下來了。

一九三六，三，廿。油坊嶺。

江干

——紀一九三五十二月二十晚上。

默默地受着屠殺，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每人都記的清清楚楚，

——每個，每個中國人。

幾千雙不耐煩的眼睛，

望着北平，山海關，吉林，長春……

我們，我們是那兒的主人。
我們要去打掃那兒的血腥。

八億條胳膊已低垂了這些年頭，
讓我們去吶喊號召。

（大江別再奚落我們吧！
說什麼「千古第一人」？）

我們不願長久的等待，
不願等待天自明。

叫血液跟大江狂吼，
用吼聲抓破那墨黑的天！

廿五夜。油坊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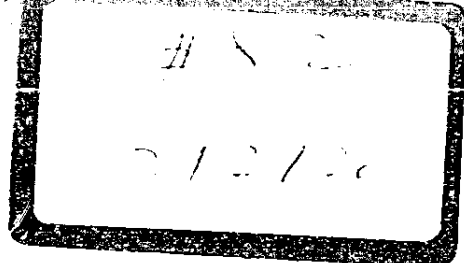
夢之歌

伍 禾

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一〇〇

洋 二 角



8 2

212/20